

CATACOMBS

# 被禁止的 基督

保罗·麦卡斯克 著  
立人 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禁止的基督/ (美) 麦卡斯克 (McCusker, P.) 著;  
立人译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9.10

ISBN 7-5004-2482-5

I .被… II.①麦… ②立… III.长篇小说-美国现代  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4570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9.125 插页: 2

字数: 196 千字 印数: 1—5 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## 寄语中国读者

通过本书，我想探究的是超出我们眼下生活的实在，而信心便是我们对这个实在的希冀之根底。如此，我们才能面对苦难以至死亡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二者都不是本书故事的结束，而是一个更伟大故事的开端。

我真诚地希望，透过本书人物所面对的一切，读者得到的将是鼓励和生活的勇气。

麦卡斯克

## 书中人物

**摩西**——基督教地下抵抗组织的领袖之一。

**以利亚**——基督教地下抵抗组织的领袖之一。

**路加**——前教士，因受洗脑而看上去神智不清，但却又往往像是先知。

**山姆**——前大学教授，因信仰而受迫害，其思想探索反映了基督教的意义。

**艾米**——基督徒，一个美丽的纯洁的姑娘。

**玛丽娅**——基督徒，一个备受苦难的中年妇女，她反映了圣母马利亚的影子。

**提摩太**——爱称为提姆，玛丽娅的儿子，他的死隐寓着罪恶势力下无辜者的牺牲。

**露茜**——基督徒，一个正直的中年妇女。

**彼得**——基督徒，露茜的外甥，热情、单纯，他没有耶稣门徒彼得犹豫，却有使徒保罗的勇气。

**贝克**——银行家，他的身上主要反映出人类的缺点，但又保留了最终获救的一点良知。

**克莱尔**——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年轻人，新政权宣传的牺牲品。

**鲍比**——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年轻人，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人类本有的良知。

**斯奈特**——特种部队的负责人，宗教迫害狂。

**威廉**——斯奈特的副官，新政权培养出来的冷血动物。

# 第 1 篇

---

# 逃 亡



# 第 1 章

傍晚的薄雾透过那又高又窄的窗户一点点渗进屋里来。雾气把监狱食堂里灌满后，便从所有的门洞往各处飘去。冰冷的石头墙、四面完全由石条垒成的监狱、监狱中的犯人，还有他们跟前的食盘、笨重的金属桌子——这一切都像是墨菲喜欢的黑白电影中某一部的一个场景。墨菲回到了过去，当他们首次给他施行电击疗法的时候，那些旧影片看上去简直真实得可以用来包在手上。而这些曾经是他的全部生活。

“我是什么人呢？”墨菲走进食堂时还这么想。他把裤子往那总消不下去的圆圆肚子上方提了一下。“我究竟是乔治·拉夫特呢，还是吉米·卡尼呢？”他往右边瞟了一眼，确信芬尼斯已在放哨的位置上，然后又看看左边和头顶上，确信警戒监视器还在屋角落上歪斜地挂着，那是今天早上的一个投球造成的。“也许我是墨菲·博伽特吧。”他穿过食堂，但不能呈直线地走过去，因为厅堂里面摆着桌子，他得从桌间绕着穿过去。这样，他行走的样子看起来便有些像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中里克。他的眼睛落在史密斯先生身上。他正俯在自己的盘子上方，背影轮廓像个大问号。史密斯是新来的，但他只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，算不上什么。墨菲清清嗓子，然后沉重的身体在

史密斯旁边坐下来。史密斯的叉子刮着金属食盘，像是指甲刮过黑板。墨菲又瞟一眼芬尼和边上的卫兵，他的手支着腮帮，背则顶在桌子边上，这样他的脸便冲着看不见史密斯的那边，他不想做出是在对他讲话的样子。他又分明感觉到自己显然是在竭力装扮一个并不想要装扮的角色。他不想那么做，可恰恰显出那种样子。

史密斯疲惫地抬起头来，一言不发。至少不是用他的嗓音说话，而只是用眼睛透露出了他的意思。墨菲可以肯定，那只是一种绝望的神情，同所有送到这个感化中心来的犯人没有什么两样。就好像有什么人把这监狱四周墙上浸透了的苦难，全挤到了史密斯的眼睛里。墨菲放弃了他装出来的外表，把脸转过来看着史密斯，好像他说了点什么，其实这只是无言的误会。

墨菲用他满是尼古丁的嗓音轻柔然而严肃地说道：“格兰达，在办公室……”史密斯心不在焉地用叉子戳着皮革一样硬的面包皮，机械地跟着说“格兰达……”。

“她偷听到恰普曼——他是典狱长——和特种部队斯奈特上尉的一个电话。你也知道我的意思，你妻子，她知道你在这里。”

史密斯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惊奇来，他耸耸肩，那意思是说，他们总会用什么方法知道点什么的。或迟或早，他们最终都能探听到任何情况。

“我想他们会把你的指纹弄回中心去，找个人做指纹核对。”墨菲咳嗽的声音很沉重，声音从气管深处发出来，“斯奈特明天会来带你，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来这里，那怕是这里的狱卒也不想让他们知道。他担心他们多嘴多舌，走漏了消息。我猜他要使你大吃一惊呢。”史密斯没有任何反应，他放下叉子，



把盘子推开，站直身来走了。然后他很快地抬头瞟了一眼，仿佛得有人在盯着他。墨菲从史密斯的肩上看过去，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史密斯的注意。在桌子的那一头坐着一个干瘪的老头。两个人互相对视了几秒钟，脸上却没有一点表情。

“这是什么人？”史密斯低声问。

“我们称他教士，以前他是教士。”墨菲屈着一个指头碰一下额头“他已经接受了多次电击疗法。明天他们就要放他出去了。”手轻轻地挠挠脸上刚长出来的胡子茬。那样子好像他要说什么，然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“我们有一个计划准备把你弄出去，”墨菲说。

“只是我？”史密斯问。

墨菲优雅地一笑，说：“通道只能容一个人。”史密斯的手紧紧地握住桌子边，那样子像是抬着一个装炸药的箱子。他的声音低下来，“任何人帮我逃走，都会被处死的。”

“可你怎会觉得，不如此他们便不会杀掉我们呢？”墨菲说，“要知道，你实在太重要了，我们一定得把你弄出去。”

这几句话在空中悬了一会，然后象沉重的水泥块一下子从空中掉下来，正好落在他们中间。史密斯的眼睛——它们满是青瘀，眼角上还有伤口——看着墨菲，“放弃这计划吧，我不想负这么大的责任。”

“这事我已经告诉你了，随你同意不同意吧。”墨菲用一种豪侠的大包大揽的态度说道。那种态度使人想起电影《基拉戈岛》中波吉对罗宾逊的所做之事。<sup>①</sup>史密斯的手仍然握着桌子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基拉戈岛》原为马克斯威尔·安德逊的诗剧悲剧，发表于1939年，剧中描写了一个象征邪恶势力的流氓。后拍成电影，由著名影星博迪特和洛伦·巴可主演。

边缘，眼睛盯着自己的手，好半天一动不动。

墨菲觉得不舒服又有点绝望。人们都知道这个史密斯是勇敢无畏的人，认为他就是《海狼》里的埃洛尔·福林。他打算干什么呢？难道他要做的仅仅是不引起看守们的怀疑吗？恐怕也就是这样了。史密斯这是故作高尚，是故作骑士风度：像史密斯这样的人是不愿意别人为自己牺牲什么的。什么负担他都要自己来扛。“这才是我这样的大丈夫男子汉理所当然应做的，何须别人来担当呢？他们可以折磨我，甚而可以打死我，那样倒可以鼓起人们的士气，可以打破这人间地狱的沉闷。”

“你不知道……”他的声音到嘴边便消失了。

墨菲确信史密斯不会再说什么了，便朝他俯过身去轻声说道：“行动是在晚上熄灯以后……”史密斯甚至没有看一眼墨菲，他的神情，他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远处，那意思就像说：他根本不愿意了解所说的计划是什么，会有什么内容。墨菲有点给激怒了。这本来应是一个非常妙的计划，比以往用电冰箱之类的东西偷偷把囚犯弄出狱去高明多了。他那次为了这一愚蠢的行动挨了一顿毒打，又给关了30天的单独禁闭。他本来会平安无事的，如果不是那人咳嗽的话。

可今天面前的人是波吉似的英雄，而这种人是不会愿意这么逃走的。“……我们沿来沃河一直走到文洛加大瀑布，到那儿有人会来接你，你还可以继续你的事业。”

史密斯转过身来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要做的只是不得不做的事。”那神情仿佛认为墨菲所说的只是一种诅咒或不祥的话语。

这只是一种墨菲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释的说法。在这一幕黑白电影中，这人究竟担任什么角色呢？他是说他担负了同吉

米·斯图亚特一样的责任吗？或者他仅仅像《正午时分》中的加利·古柏？要不他只是像辛·康纳利一样，小心翼翼地不肯泄露自己计划？墨菲想了半天也无从将他归类。莫非波吉同吉米·斯图亚特、加利·古柏或者辛·康纳利都合作拍过电影？墨菲当然觉得这不可能。

墨菲听见芬尼咳了两声。这是他们约定的信号，看守已经在注意他们的谈话了。他站起身来，他本来希望自己对于史密斯的在这一时刻的用意会清楚了解的，但这个温和而平易的面孔，还有那双殉道者才有的眼睛却什么也没有透露给他。

等史密斯再次从饭堂的桌子之间走出去时，墨菲想：唉，他应该有一套白色的燕尾服……他总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：史密斯所说的并不真是表明自己的责任，而是一种回避。墨菲在史密斯快要转过饭堂的拐角时，最后瞥了一眼当时的情景。

桌子另一端的那个老头站了起来，史密斯盯着他看。他们的嘴唇都没有动，但墨菲可以肯定两人之间已经表明了某种意思。

## 第 2 章

罗伯特·斯奈特上尉是现政府特种部队的指挥官。他正乘车急如星火地赶路，离州立感化院只有最后的五英里了。他盯着方向盘后面的速度表，现在的时速是每小时七十英里。斯奈特对他的副官威廉转过脸来，“你不能再快一点吗？”

威廉从眼角瞟了他一眼，好半天才说，“我想我们总得活着赶到那里吧，你看看这一段路……”

“别管什么路了，”斯奈特说，“你这人，从来只肯做四平八稳的事。”

他们的车飞快地从已经枯死的玉米地边驰过。远处地平线上只有孤零零的几枝树，那些丫杈古怪地指向天空。这是一个寒冷的秋日早晨。树叶早就落光了。通常被灌木和植物掩着的铁丝网，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。远处还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营房，像是在暗黝黝地海面上的星星点点分布的船只。

斯奈特在焦躁不安地座位上扭动身躯。一会儿攥紧拳头，一会儿又伸开五指，时不时用手掌抹抹他红色的头发。“你是不是放松一点？”威廉已经注意到在整个飞行期间和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当中，他都一刻不停在动来动去。

斯奈特坐直身体，后脑勺往后靠在廉价的塑料椅背上，尽

量向前伸直腿，把手放到兜里，“马上就到了。你来不来一片薄荷提神？”

“在你兜里揣了多久了？”

“一星期吧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

斯奈特把一片薄荷放到嘴里。“一分一秒都别放松。要不是那几个乡巴佬好久都核对不出指纹来，我上一班飞机便赶到了。他们抓住他多久了？两天？像这样的失职，我简直不能容忍。”

威廉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。“也许你应该让人把他单独关起来，恐怕这样牢靠一点。不知道他们这感化院里有没有单人囚室，有吗？”

“开玩笑，单人囚室总会有的，应该别给他任何吃喝的东西，让他饿着。这地方总不是最好的安全中心。”斯奈特解释道，“嗯，没有特别的监管，他那些蟑螂便会从缝隙里钻出来，把他弄走。”

威廉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，“蟑螂？这倒是个新词儿。”

“正是，”他的头说道，“他们是蟑螂，一到夜里便偷偷摸摸出来活动，躲在墙后面，等你睡着了，甚至敢从你的脸上爬过。而每次你以为你已经踩死了他们，摧毁消灭了他们，又有一批新的冒出来。他们的顽强真让人心烦。”

两个人再一言不发。威廉还记得小时候听人说过有关基督徒的事。这些人在当时是被认为受了某种哲学的蛊惑，是某种崇拜团体的成员。在他看来，有什么人会愿意做基督徒呢？这是一些可怜的家伙。最好的态度便是不去理会他们，到一定时候他们也就消失了。他觉得纳闷，怎么这些人又变成了要被

踩死的蟑螂了呢？他真希望自己的历史知识不至于这么差。

他的长官在旁边一会儿打开手套盒子，一会儿又把盖子盖上，他一言不发地悄悄注意着。斯莱特这次的急躁有些乎寻常。看来这个犯人不是一般的家伙。斯奈特肯定认为这对他自己是一天至关重要的一天哩。

“你认为他们会为这事给你晋升吗？”威廉问道。

“我才不在乎哩，”斯奈特耸耸肩，一边掏出移动电话，看着兜里掏出的记事本上的电话号码，开始拨号。“先给他们打一个招呼，就说我们就要到了。”

一阵车载电话的轻轻啸叫声，电话通了。铃声在典狱长伯纳德·恰普曼的屋里响起来。威廉在两年前见过恰普曼，那时是执行另一次公务。他还记得他那圆圆的胖胖的身材和狄更斯似的络腮胡子。从车前控制板上的荧光屏上现出来一张圆脸，这说明威廉的记忆力还很准确。

可以预想得到，那个恰普曼要是听到了是谁在这一端说话，肯定先有一个立正。但他却只是说：“长官，只要我知道，”他的声音低下去，像是嘟哝。他用手抹掉嘴角沾着的一点鸡蛋。他的早饭肯定给这个电话搅了。

“只要你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呢？”斯奈特不经意地问道。

“你们不是还要有六七个小时才到吗？”恰普曼像是在抱怨地说。

“我的表大概停了。”斯奈特撒了个谎。他总得找个借口说明自己这么慌忙火急地赶过来。本来可以告诉他，让他看好那人的。他的脸绷得紧紧的，没有一丝表情。

“是的，长官，他们特别给我打招呼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你可能搞错了。你准备一下，等着转移犯人吧。”

斯奈特说道。

“但是，这是没有先例的，是不合规矩的……这种时候转移犯人，”恰普曼有点犹豫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看守们要到九点才到齐呢。”

斯奈特朝着荧光屏俯过身去，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：“恰普曼，我们一再一过一五一分一钟一就一到。这是有关国家安全的大事，你可把犯人看好了。”

恰普曼的下巴都垂了下来，赶紧说：“是，长官。我会按您的……”

突然话筒里冒出警笛的尖啸叫声，威廉皱起眉头，“究竟在搞什么鬼！”

“是警笛！”恰普曼失声大叫，在荧光屏上转过身去。话筒里一阵噼啪声，然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斯奈特一下关上通话器，说“快。”

\* \* \*

斯奈特和威廉赶到感化院，那里警笛疯狂地响着，一片混乱。在斯奈特的厉声催促下，威廉的汽车一头撞进大门。车还未停稳，斯奈特便纵身跳下车去，一把抓住旁边的一个看守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一只耗子！”那当兵的赶紧说道，然后便同其他的看守朝牢房冲去。

斯奈特还没有走进恰普曼的房间便听见他在咆哮。进屋后看见他地手拿着电话筒，一手拿着步话器。跟在后面的威廉瞟了一眼桌子上狼藉的早餐。

看见斯奈特进来，恰普曼的身体僵直地挺立着，迟疑一下

才说：“周围都已经封锁了，情况已经控制住了，”一幅忠于职守的样子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恰普曼用手抹一下油亮的额头，“早上放风时，有些犯人争先到外面来，结果打了起来。情况一度失控，不过形势已经控制住了。现在没事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斯奈特按捺住一肚子的火问道，“你的犯人经常都会斗殴吗？”

“不，长官，以往没有过。”恰普曼答道。“大部分犯人都是，不，都曾经是不安分者。”

“你是说他们都是基督徒？”

恰普曼点点头，“但他们都接受了电击治疗。通常他们还是守规矩的。”

斯奈特瞟了一眼威廉，问恰普曼，“我要的人也参加了斗殴？”

“没有，他在囚室里。”

“你肯定？”

血红色从恰普曼那本来苍白的脸上泛出来。“卫兵报告说，所有牢房里的人都在，不过在混乱当中……”

“我劝你现在就去看看吧。”斯奈特咬着牙说道。

恰普曼领着一群人匆匆出了他的办公室，穿过大厅来到一间四面封闭的监控室。墙边是一溜监视器，至少有十二个，屏幕前站着一个个模样像是稻草人的监控员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。见他们进来，一下子跳起来立正，扶了一下眼镜架。

“第三区！”恰普曼大吼道。

“是，长官。”那看守手忙脚乱地跑到一台破旧的控制台跟



前，摆弄一个忽闪忽闪的小按钮，又抬头看着中间的一台监视器，那姿势像是说，他们一直都在监视第三区呢。

“看49室！”在遥控器操作下，监视器探头沿着轨道滑过一个一个囚室前，荧光屏上可以看见蓝色的囚室号码，52，51，50……但监视器的镜头再不肯往前走，所以49室便始终看不见。

“它是不可能卡住的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塞在轨道上，”卫兵的神情有点神经质。

“叫这区的负责人！”恰普曼命令道。

卫兵伸手去拿电话筒，但斯奈特不耐烦地打开他的手，“不用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

\*            \*            \*

监狱的走廊上，新来的看守巴托夫斯基在前面带路，后面是一个长满乱蓬蓬白发的老头，手里紧紧攥住一个帆布旅行袋。

巴托夫斯基从前曾经想当一个警官，或者最好是参加秘密局，但他十几岁的时候左耳感染化脓，从此听力受损，所以只好带着终身的遗憾到这低级安全部门来做狱卒了。看守是感化院里最低贱不过的工作了。但他有一个家——妻子和两个孩子——要养活，为此他得感谢每月给自己付帐的人，那怕是由这家叫感化院的监狱付帐呢。

老头步履有些蹒跚，巴托夫斯基便回过来用手稍稍揪住他的手肘。老头今天获释了。巴托夫斯基瞟一眼那身皱巴巴的旧衣服，还有那双空洞洞的眼睛。他们管他叫教士。这家伙早就该放出去了。他们给他施行了好多次的电击疗法，直到确信